

— 埃尔热 —



丁 丁 和 字 母 芝 术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丁丁的最后一次历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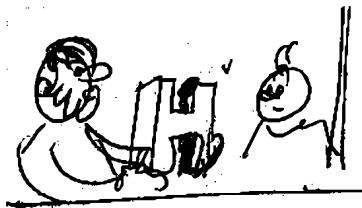


丁丁 和 字母艺术



埃尔热 编绘

邹晓平 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字通艺术：工丁的最后一次历险 / 叶兆伦著

St. Paul

St. Paul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BARSON



de cap...
de l'annee...
de l'annee...

St. Paul
1914-1915

+ ...
...
...



...
...
...

Tout est



267. 14+6

丁丁的 最后一次历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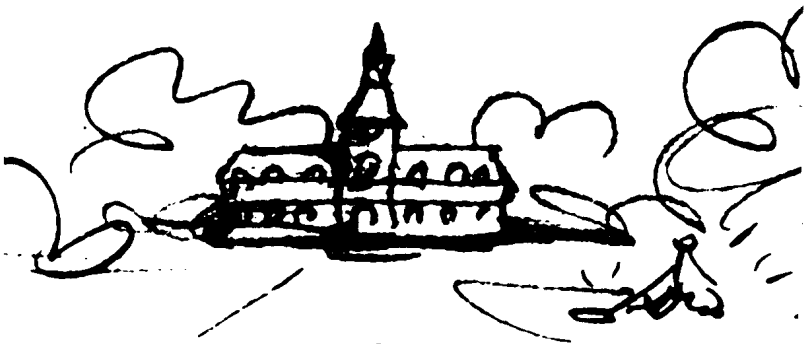
75年前，丁丁诞生在埃尔热的生花妙笔之下。时至今日，丁丁已成为亿万读者想像空间中的经典形象。对于这些读者而言，无论是身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还是遭遇人生中最意想不到的离奇瞬间，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立即联想到丁丁历险系列中的这个或那个片断。

创作永不停歇。埃尔热撰写《丁丁和字母艺术》时，并不知道“故事将把他带向何方”。他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只是一个草案，而不是一次历险。可是，故事的线索却充溢着那么多的可能性，那么广阔的想像空间，那么丰富的奇思妙想，再加上一个毋庸置疑的结局：他不在了，丁丁历险故事的创作也随之终止了。

1986年，卡斯特曼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精装画册，画册中收入了这部未完成作品中主要草图的原稿复制品。

现在，读者即将看到的是，为庆祝丁丁诞生75周年而奉上的礼物：经过彻底改版之后推出的焕然一新的《丁丁和字母艺术》。它的开本大小和页码编排效仿了丁丁历险系列中的其它画册，这使整套画册更臻完美，也令读者感到亲切有加。它的排版格式清晰易读，突出了画面、速写图和草图。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的阅读方式邀陪着读者步入这个充满无限想像空间的故事。

最后几页是最近找到的从未发表过的一系列文件资料，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故事“未完成的结尾”。



玛林斯派克宫……

玛林斯派克宫，夏日清晨，阳光灿烂。城堡四周广阔的花园里，一片静谧，阿道克还在酣睡着。在他卧房的窗前，一只啄木鸟不停地啄着一棵树。半梦半醒之间，船长以为有人敲门，他嘟嘟囔囔地回答着：

阿道克：“嗯……嗯？……谁呀？……进来……”

一个声音：“您的早餐，船长先生。”

阿道克：“让我睡觉，内斯特……”

那个声音：“不行，您得吃药。”

阿道克惊诧万分，他终于睁开了双眼。来到他卧室的不是内斯特，而是专横的卡斯塔菲尔。而早餐呢，她拿来的是一瓶贴着骷髅头标签的威士忌。

阿道克：“不过，女士，这可是洛赫·洛蒙德……你明明知道我再也不想喝这东西了。”

卡斯塔菲尔慢慢走近船长，渐渐变成一只奇形怪状的鸟：一半像母鸡，一半像啄木鸟。

卡斯塔菲尔：“啊，你不喝？……好呀，那你也别想吃甜点。”

现在，她完全变成了一只啄木鸟，开始啄可怜的阿奇波尔德。

阿道克：“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救命啊！”

惊恐的喊叫声惊动了丁丁，他急速奔向阿道克的房间。



Pic Vaut

6 ans de
marché

backmatter
7/11/11



阿道克：迷失在噩梦中，与想像中的敌人搏斗着。
“不！不！不！”

丁丁：“船长！”

拳打脚踢中，阿道克不小心打到了正在设法弄醒他的丁丁。不过，这实实在在的撞击唤醒了阿道克，他睁开眼睛，恢复了常态。

阿道克：“噢，老天！丁丁，你在这儿干嘛？……好可怕的噩梦！真是个噩梦！……你想想……”

电话铃响了，丁丁拿起电话。

丁丁：“喂？是的！……不，女士，您打错了……不，这里不是卡茨肉店！没关系，女士！”

阿道克：“是这样，我刚才说了，那可怕的噩梦……你设想一下，本该是内斯特给我送早餐，可来的不是内斯特，送来的也不是早餐。”

丁丁：“是吗？”

阿道克：“突然……”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打断了船长的话。

丁丁：“又有电话了？”……他拿起听筒。“喂？是的……怎……怎么？……谁？……卡斯塔菲尔女士？”

阿道克：“不！这不是真的！”

卡斯塔菲尔：“对，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是的……我将是你们国家停留两天。我要来拥抱你们，你和那个叫沙道克的家伙。那个可爱的人儿，他好吗？”

丁丁：“他非常好，女士，我……他正巧刚刚出去了！……错过了您的电话，他会非常难过的。”

卡斯塔菲尔：“那明天怎么样？……啊，不行！……明天不成！……我和昂达那有个约会！”

丁丁：“昂达那？”

卡斯塔菲尔：“噢，千万别告诉我你不认识昂达那那！……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举世无双的昂达那那·阿卡恩！亲爱的，他可是个让人着迷的男人！……真的，非常迷人。你一定得认识他！……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棒的魔法师……只要他把双手笼在你的头顶上，魔力就会伴随你整整一年。还有，我要到意大利伊斯基亚岛他家里住几天……你一定得见见他。他棒了。现在我得挂了，我要去逛商店。替我把许许多多的吻送给亲爱的巴道克。再见！”



丁丁：“再见，女士！”

他放下电话，松了口气，快步向走廊走去。在此之前，他曾看到阿道克消失在走廊尽头。

丁丁：“船长！嗨，船长！”





内斯特：“船长？他出门了，先生。他似乎万分焦急，连咖啡都没顾上喝。他说要到晚上才能回来。”

丁丁：“是吗？……好吧！”

在市中心热闹的马路上，阿道克抽着烟斗在闲逛。

阿道克：“当然，为了躲开她，让我于什么都行。像现在这样，混迹在大都市的人流里，谁也不认识谁。嘿嘿！我还怕什么呢？”

突然，卡斯塔菲尔出现在街道拐角处。她怀里抱着一只袖珍毛狗，依偎·瓦格纳如影随形地跟着她。

阿道克：“糟了！完蛋了！灾难降临了！老天爷，我该怎么办？怎么办？”为了躲开她，阿道克冲进了前面最近的一家商店——福卡尔画廊。“哦，得救了！”

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的接待小姐向他走来。

接待小姐：“先生……”

阿道克：“您好，女士！我从这里经过……随便看看。”

卡斯塔菲尔也来到了画廊门口。她瞧见橱窗里的海报上写着拉蒙·纳什的名字。

卡斯塔菲尔：“哇，拉蒙·纳什的画展……亲爱的拉蒙……我太喜欢他了……他也许在里面……我们进去！”

看到她在寸步不离的随从的陪伴下进来，船长惊慌失措，冲进隔壁房间。两位男士正坐在桌边：其中一个，个子小小的，留着长头发，戴着围巾，穿着厚厚的套头毛衣；另一个看起来是商人模样。

阿道克：“我……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原以为……我想告诉你们这个展览有多么的激动人心……”

小个子男人：“先生，您对字母艺术感兴趣？”

阿道克：“我简直是着了迷……我太喜欢了，说真的……一句话，我就爱好这个……”

小个子男人：“先生，我叫拉蒙·纳什。感谢您的褒奖。这位是福卡尔先生，这个画廊的经理……”

福卡尔先生：“认识您很高兴，先生……先生尊姓？”





SALANT
 ARTCHAUT
 GALARTIS
 ART TUBIS
 TONNA D'ARTISTE
 ART
 ARTIS
 ARTIS
 ARTISTE

阿道克：“阿道克……阿奇波尔德·阿道克。”

福卡尔先生：“阿道克？……您不会就是丁丁的好朋友阿道克吧？”

阿道克：“就是本人，没错。”

福卡尔先生：“嗯，嗯，啊嗯，啊嗯。真是太巧了！是这样，我刚好有些挺有意思的事情想说给他听……这两天我能见他吗？他作为记者……”

刚才经过办公室的接待小姐显然在注意听。

阿道克：“当然可以。我把玛林斯派克富的电话号码给您，就在这上面，玛林斯派克富，电话号码是621。”

福卡尔先生：“太好了，谢谢！我请拉蒙·纳什先生陪您参观展览。我最近这几天会给丁丁打电话的。”

拉蒙·纳什：“来吧，先生……”

迈着稳健的步伐，他带阿道克走进画廊。可是，在楼梯下面，他俩迎面撞见了卡斯塔菲尔，“尊敬的边卡！”

卡斯塔菲尔：“拉蒙！……亲爱的，这太让人惊讶了！真太巧了！”

在接待小姐饶有兴趣的目光下，他俩热烈拥抱。

拉蒙·纳什：“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为你介绍一位艺术爱好者……”

卡斯塔菲尔：“卡斯道克船长！……是你！……我太高兴了！……”

阿道克：内心并不很愉快，但他无法逃脱歌唱家的拥抱。“边卡！……是你！……我太吃惊了！……”

卡斯塔菲尔：“在这里与你重逢，真让人兴奋！……你爱好字母艺术？……我简直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头脑简单的渔夫海员会热爱艺术，这太神奇了！”……她转向拉蒙·纳什，“这证明你的艺术，如此的简单又是如此的丰富，那么尊贵又是那么普及，能够打动所有的人……从最粗鄙的人到最……最……这样说吧，直到像我们这样的人……”

卡斯塔菲尔：“啊，字母艺术！真正回归本源的艺术，回到卡斯塔之墙的山洞群中，而不是拉斯高岩洞群（注：1940年，科学家在法国发现了拉斯高岩洞群，并发现岩洞内部有大量史前人类绘制的动物图案。这些图案不仅显示了早期人类的生活水平，更主要是反映了当时人类对科技的认知程度）……说到底，简言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我们又回到了文明的源头！就是这么回事！”



“车轮、烈火、煮熟的鸡蛋……我还知道些别的什么呢？这太奇妙了，我亲爱的拉蒙，太妙了！”

在一个顶着小圆球，像个奇怪烛台的雕塑前，她停下了脚步，“瞧瞧这个，克拉波克船长！力度非凡，尊贵无比！仔细瞧过它之后，心情更好了，不是吗？”

阿道克：“呃……不过如此……”

卡斯塔菲尔：把船长带到拉蒙·纳什的另一幅作品前，那是一幅画，充斥画面的是两个大写字母A和Z。“这幅作品简直是天地宇宙的缩影，从阿尔法（Alpha）到……罗密欧（Roméo）……菲亚特（Fiat）……蓝旗亚（Lancia）……直到欧米茄（Oméga）……不对，应该是另一种牌子……”

阿道克：“呃……”

卡斯塔菲尔：注意到另一幅画着一个巨大的字母K的画。“哇哦，这幅画！它正是为你而作的呀！船长……字母K，代表着你，卡波克（Karbock）！”

阿道克：“我叫阿道克，边卡女士！”

卡斯塔菲尔：“噢，我的天哪，我真是昏了头了！”她指着另一幅油画。“那么，等待你的是这幅画：‘A’代表阿道克（Acklock）！”

阿道克：“阿道克（Haddock）的头一个字母是H，女士！”

拉蒙·纳什：“是这样，我有您想要的东西，阿道克先生……这是用有机玻璃做的立体的字母H！……它不仅仅是字母艺术，而且是个性的字母艺术！……”

卡斯塔菲尔：“妙极了……太棒了……真是了不起！这完全就是为你而作的呀，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不要错过良机，它一直在等待着你呢。”

拉蒙·纳什：“边卡说得对，先生。这样的机缘巧合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了……”



夜晚，在玛林斯派克宫……

内斯特：“晚上好，先生。今天过得愉快吧？”

阿道克：眼神黯淡，精疲力竭。“随你怎么说吧，内斯特。”

丁丁（画外音）：“是你吗，船长？快来，快过来！”

阿道克快步走入客厅。

丁丁：面对电视机，正在看托马斯·达赫第蒙采访卡利斯酋长。“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你来得太巧了……托马斯正在采访卡利斯酋长呢……”

酋长：“是的，我是到欧洲来采购东西的……我向英国政府提出购买温莎城堡，我本来想请人在瓦德斯坦附近照原样再造一座的……不过，英国政府虽然财政方面困难重重，他们却拒绝出卖。我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还想购买法国凡尔赛宫，也同样被拒绝了。还有埃菲尔铁塔，我原想请人把它改装成钻塔呀。如此种种，让我无法理解。我甚至曾想捐赠一大笔钱给那个炼油厂，就是最近刚刚在巴黎建成的那个炼油厂；现在已被改造成博物馆……”

托马斯·达赫第蒙（惊讶地跳了起来）：“陛下，您想说的是蓬皮杜中心吧？……不过，那可不是个炼油厂，那可真万确是个博物馆。”

酋长：“我知道，我明白……我得到的官方答复也是如此。不过，你知道，我清楚问题在哪儿，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是个被改造成博物馆的炼油厂。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已下定决心建造我自己的博物馆。为了与周围气氛相协调，这个博物馆的外观将像一个炼油厂。可是……”

剧烈的爆炸声打断了他的话。在电视机前睡觉的白雪和小猫惊恐万分地逃跑了。

丁丁：“天哪，恐怖袭击……恐怖分子？……但愿……”

烟尘很快消散。

屏幕上，我们看到阿市杜拉正依偎在父亲身旁。



酋长：“阿布杜拉，我的冰糖甜心，可爱的小鸟……你让这位先生吓了一大跳，你不害羞吗？”

托马斯·达赫第蒙：“陛下，请别责备他，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个小小的爆竹而已！让我们继续访谈吧。”

酋长：“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我要在瓦德斯坦建造一座艺术博物馆。我要使科威德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国家。规划图已经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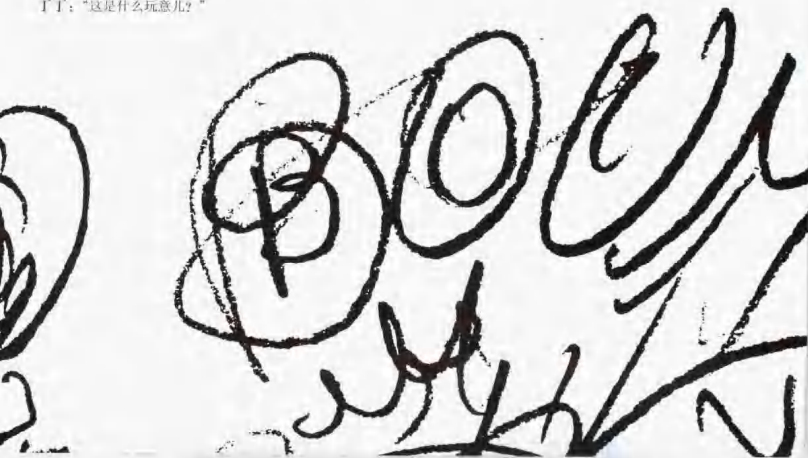
托马斯·达赫第蒙：“陛下，非常感谢……说到艺术领域，就不能不提到雅克·莫那斯提——一位声名远扬的专家，不久前他在海上遇险失踪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赛艇运动员，三天前从意大利撒丁岛的一个小港口出发，可是，有人却在阿雅克修靠近红斑岩群岛的洋面上发现了他的‘绿宝石’号帆船正随波逐流，小船上系着一段缆绳。雅克·莫那斯提先生世界闻名，绝大多数著名的博物馆都请他做鉴定工作。也许莫那斯提先生想泡个海水浴，出于谨慎起见，他用缆绳把自己拴在船的附近。其它的就是命运在作怪了。”

阿道克：“说到专家，我遇见了一位叫福卡尔先生的。他跟我说他有些有意思的事要说给你听。这几天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丁丁：“哦，是吗？……不过，船长，你真的是个艺术爱好者吗？”

船长：“呃……当然……也就是说……我有样东西给你看……”他取来今早买的有机玻璃做的大日，“瞧！”

丁丁：“这是什么玩意儿？”





汤姆森和汤普森：“大家好！”

丁丁：“你们好，先生们！”

汤姆森：“哇！这东西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好像是个炸弹！这是干什么用的？”

阿道克：“这是字母艺术，而且是个性的字母艺术……它代表阿道克。你明白了吗？”

丁丁：“我……啊！确实是，呃……”

阿道克：“你知道吗？这可是著名的牙买加艺术家拉蒙·纳什的作品哟……你知道这个人，是吗？”

丁丁：“呃……这个名字，我好像确实有些印象，不过……”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卡尔库鲁斯：“你们好，我的朋友！”

阿道克：“卡斯伯特！你好吗？”

卡尔库鲁斯：“这个季节这样的天气太凉了点儿，不过……瞧，这是个什么东西？”

阿道克：“这，这是拉蒙·纳什的杰作啊！”

卡尔库鲁斯：“天杀的！我知道这是个H！……可它有什么用呢？”

阿道克：“没什么用！……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艺术品，艺术品是没什么用的！艺术就是这样的！”

卡尔库鲁斯：“给鸭子玩？船长，你取笑我！……老实告诉你，如此这般的玩笑，我再也受不了了……”

阿道克：“可是……”

卡尔库鲁斯：“给鸭子玩耍的字母H！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阿道克：“卡斯伯特，别这样，我……你……”

丁丁拿过“H”，凑近细看。“我……嗯……非常漂亮，船长……独特之至……”

阿道克：“真的吗？嗯……呃……你知道，我一看到它就爱上它了……”

关门声。汤姆森和汤普森走进屋子。

阿道克：“这就是个H！”他怒气冲冲，“这东西什么用也没有！这是字母艺术，仅此而已！它一点儿用也没有！”

汤姆森和汤普森：“啊，是吗？啊，不错！啊！好，好，不错，不错！”

阿道克：“先生们，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

汤姆森和汤普森：“哦，是这样的……”

汤姆森：“你们或许知道卡利斯西长正在我国访问……”

阿道克：“不错，我们刚才在电视里见过他。”

汤普森：“我们得到一些消息，可能会发生一起针对他的恐怖袭击。”

阿道克：“真的？”

汤姆森：“是的。我们怀疑巴勒斯坦别动队要绑架他。”

阿道克：“是吗？”

汤普森：“因此，我们想，既然你和他很熟，也许你愿意让他和他儿子悄悄地来你家避一避。”他向阿道克和汤姆森各递上一支哈瓦那雪茄，自己也拿了一支，“船长，抽烟！”

阿道克：“谢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呼！——注：吐烟圈的声音），我非常愿意在我家收留喀尔巴阡山里土耳其非正规部队的乌合之众（呼！），即便是一大群野牛来我家也欢迎（呼！呼！），不过让阿布拉杜这小子再来，没门儿！……绝对不行！……”

汤普森：“但是他可是这世界上最让人怜爱的孩子呀……我们现在抽的哈瓦那雪茄就是他送的……”

汤姆森：“的确是乖巧的小孩！”

阿道克：“啊，是吗？换了我，我会陪着他点儿的，因为这个小家伙……”

话还没说完，传来“砰砰”两声响。

汤姆森和汤普森的雪茄在几秒钟内相继爆炸了。

